

孔子：创新中国教育第一人

□ 韩 萌

摘要：纵观中国教育发展史，孔子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言论和实践在文化会通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他拓荒性地开启了中国古代教育领域改革与发展的新纪元，所提出的教育大众化、教育社会化、教育私立化、教育系统化、教育去宗教化等先进教育理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而且对后世教育发展亦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孔子；创新教育；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 06-0100-05

收稿日期：2014-08-07

作者简介：韩萌(1984-)，女，山东肥城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春秋末期，诸侯纷争、庠序毁坠。面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势，孔子洽于民情、退官布道，拓荒性地以“有教无类”为办学方针开坛设学，开创了中国教育的一代新风并延续数千年，实属“创新中国教育第一人”。孔子的教育思想宏富而深邃，教学方法多样而高效。他跨越了局域界限，融合了学派灼见，强力推进了中国教育大众化、社会化、私立化、系统化、去宗教化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变革，可谓荒漠中的第一个拓荒者。

一、创新中国教育：大众化

春秋之前，并没有教师这一专门职业。孔子以前，未闻有“不仕不农不工不商”、只以讲学为业、以

此谋生之人。可以说，孔子首先是教师这一职业的缔造者，而后是教育事业的普及者。教育大众化的首要问题，是教育对象的拓宽和入学率的提高，其根本是必须面向全体公民，追求教育的公平化、普及化、平民化、开放化。而“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官府和贵族所垄断。及至春秋末期，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同时，王权衰微、士阶层兴起，文化也随之下移民间。孔子顺应时代要求，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实施招生制度改革，使更多的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创新了中国古代教育大众化。

从拓宽招生范围的角度看，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兼收并蓄”的教育革新主张，广开学路，下嫁知识，奉行“八不”原则：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愚智、不分勤惰、不分远近、不分老少、不分国籍、不分俊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凡有意学习、交纳一定学费者，均可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力，从而开辟了教育招生的新天地。孔子摈弃等级观念，既招收贵族子弟司马牛、孟懿子等，也招收被称为“贱人”的仲弓父和“鄙家”弟子子张；他不计贫富差距，既将“结驷连骑、家累千金”的子贡招入麾下，也把箪食瓢饮、身居陋巷的颜回纳入门中；他淡化年龄界限，对子路（比孔子小9岁）、子騫（小15岁）、子张（小48岁）给予同样的学习机会；他打破国界之分，陆续招收了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吴、楚等各国前来求学的弟子。不难发现，入学平等，是孔子教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

从降低学费标准的角度看，教育经费问题，历来是影响兴教办学的关键因素。古代私人办学的各项开支，主要靠向学生收取一定的钱物。孔子虽不以收取学费为生，但注重拜师的礼数，提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不诲也”（《论语·述而》）。即有心向学的人，需奉上十条干肉作为拜师求学的礼物或曰学

费,便可入校学习。过去曾有学者评论孔子收受“束脩”是一种剥削,其实不然。“束脩”在当时只不过是一种履行入学手续的求师“见面礼”,一般平民均能负担得起,而穷苦学生还可以借助老师从政府或政卿那里获取薪金和资助度日。如孔子在鲁国和卫国任职期间,曾“奉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足以保障孔子及其弟子们的生活、学习所需。孔子以复周礼为念,教弟子做知书达理之人,“束脩”是最起码的尊师重教之礼,何来剥削之说?实乃表示敬意。

从收费一视同仁的角度看,孔子不歧视贫困学生,不献媚权势贵族,不设地方保护政策,不对异域他乡的学生额外收费,凡求学者一律执行统一标准。学费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是影响中下层民众入学的主要因素。孔子私学通过采取低收费或减免学费、筹资助学、提供半工半读的灵活方式,打通了让平民接受教育并通过教育改变个人命运的绿色通道。正如冯友兰所言,孔子“如此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凡缴学费者即收,一律教以种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1]。

1948年,联合国在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首次把“受教育权”确定为一项基本人权。虽然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制定法律法规,采取各项措施推进教育的公平化、普及化、大众化,但始终举步维艰。然而,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身体力行,有效地贯彻和落实了教育大众化这一办学方针,打破了贵族统治阶级垄断教育权的旧传统制度,使“学在官府”的贵族化教育转变为“学在四夷”的平民化教育,由“胄贵子弟独占学校”变为“庶鄙之人私学之门。”

二、创新中国教育: 社会化

教育大众化延伸出了教育社会化。教育不仅仅是获得文凭,还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狭义上看,教育社会化是使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教育的责任和职能,或者说将教育的功能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2],包括教育的目的要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新要求,教育的内容要紧随社会的进步,课程的设置要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教育的方法、手段和技术要紧密反映社会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成

就^[3]。从广义上看,教育社会化还包括教育主动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和治理结构,保持现有社会的稳定,即进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实则导源于孔子的教育社会化理念。孔子的教学,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理论教育,而是“使于四方”的实践教育,是“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的经世致用之学,故其弟子为官者甚多。《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曾记载:“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其教育内容和教学活动密切联系社会并服务社会,对社会的精神、物质、政治建设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

其一,关注社会的精神建设。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以孝、悌、忠、信、礼、义、智、勇、恭、俭、让、敬等为纲目的道德教育体系,甚至郭沫若先生认为,“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4]。这套体系包括:一要培养“克己复礼”、“修己以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道德品质,树立正己修身的个人修养观。为了系统梳理“礼制”,他曾去宋国考察殷礼,到京师洛邑考察周礼,赴杞国考察夏礼;二要建立“孝悌”为本、“亲亲”“敬长”、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树立亲和仁爱的家庭伦理观;三要行“泛爱众”、“和为贵”的社会风气,树立和谐友好的社会秩序观。

其二,关注社会的物质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孔子对此早已有某种程度的尝试,他将发展民生作为其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举措,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民众物质生活和教育水平的建设理论:一是“庶、富、教”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要求社会发展必须保障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满足物质需求,实现人们教育质量和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二是“节用爱人”、“薄赋敛而民富”的经济改革方案。提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主张广施恩泽,给民众以真正的实惠,从而激励民众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之中;三是“善人教民七年”(《论语·子罕》)、“使民以时”、“不违农时”的征兵用民策略。他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不损害民众利益,寻求“保民而王”的社会稳定。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要追求个人和

社会物质需要的满足和提高,更要将物质的发展置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的长远发展引导之下,从而保障物质建设能够安定、有序、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其三,关注社会的政治建设。据《吕氏春秋·遇合》载:“孔子周游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他在游历列国的十四年中,游说诸侯,积极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教育理念,与国君商讨治国方略。孔子以“仁爱”为指导,针砭时弊,提出了德法兼制、宽猛并济的政治主张。孔子也从执政者的自身作风建设出发,要求执政者“正身”、“敬事”、

“为政以德”,率先垂范,以树立在民众心目中的榜样地位和崇高威望。同时,孔子要求执政者以“仁德”治理国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道德教化和礼制规范引导民众知礼行善,并用法律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执政者行使权力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避免民众申诉无门。他对当了蒲邑宰的子路提出了三点从政建议:恭谨待人,处事宽正,清静正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认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才能确保政治建设的清廉高效和长治久安。

在孔子社会化办学的思想指导下,孔门弟子皆重视社会践行。如颜回经常“问为邦”之道,被称为民相之才;子路以“善政事”著称,曾任季氏宰、蒲邑大夫等参与“堕三都”之事;子贡以“善言哉”及货殖闻名,其在外交上以使楚、拒吴、存卫、和齐等成就斐然。其他弟子如闵子骞、高柴等皆做过邑宰,有实际的从政经验。

三、创新中国教育:私立化

私立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最早的私立教育产生于春秋时代,到建国后被公立教育所取代,直至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传统私立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5]。孔子苦心孤诣创办的私学,既是西周教育下移的产物,又是推进教育下移的动力。春秋之前,学在官府,教育由王室和政府专职人员掌控。直到西周末年,士阶层兴起,私学才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两次出仕,约30岁退而著书立说、聚徒设教、创办私学,由此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教育生涯,破

“学在官府”之旧制,开“平民教育”之先河,成为当时开办私立学校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成效最显著、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教育大家。他所创建的私学,既是中国古代书院之渊源,也是现代私立大学之雏形。孔子“始教于阙里”,由于当时已是鲁国博学好礼、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知名人物,求学者络绎不绝,而孔子基于天赋平等的“人性论”,认为人皆可教,对学生来者不拒。《史记·孔子世家》载:“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虽然早在孔子办学之前就有私人设教的现象,“如《吕氏春秋·下贤篇》记载,壶丘子林就有门徒弟子,郑子产去看他时,‘与其弟子坐以年’(按年龄排座次)。又据同书《离谓篇》载,郑国的邓析还办过诉讼培训班,凡要学打官司的,只要交纳一定衣物作报酬,就可以到他那里求学。结果,‘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稍前于孔子或约略同时的私人设教者,还有詹何、王骀、少正卯等。”^[6]但这些私学都处于摸索和试办阶段,招收弟子不多,所教知识也比较单一浅显,而孔子创办的学堂几乎等同于现代意义上规模较大、科目齐全、招生地域广阔的综合性私立学校,在当时可谓一大创举。

史料表明,在孔子创办的这所常年性私立学校中,有“居堂”,作教学场所;有“弟子内”,作学生宿舍;还有马厩、仓库等杂役之地,规模相当可观。但偌大一所学校,除了教学还有各种事务,如生活管理、财务管理、校舍管理、杂务管理等,它们是由何人分管呢?从《论语》提供的一些若明若暗的线索推测,应该是孔门弟子中那些“政事科”的高材生所为。据《雍也》篇载,冉求奏请孔子为出使齐国的公西华之母补助粮食,结果自作主张地多发了50倍于孔子批准数额的小米,这表明他享有主管财务的权力。又据《进而》和《子罕》篇载,孔子病重期间,子路一面向上苍祈祷,一面“使门人为臣”、筹备丧事,这表明他享有主管内务的权力。孔子让具有不同能力的学生参与私学甚至生活中某些管理工作的尝试,对今天的学校治理仍不乏启迪。

鉴于孔子的学识修养和弟子的骄人成就,他的私学在各国声名鹊起,在贫民阶层和贵族阶级中均备受敬仰。这进一步推动了私学的发展,促成了古代学术流派的繁荣,形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自由、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崭新气象。

四、创新中国教育：系统化

应该说，孔子在当时构建了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较为全面的教育教学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教育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是中国私立教育史上首个跳出私立教育混乱无序状态并将教育活动系统化、规范化的第一人。他的许多教育主张，如以“六艺”为教学科目、修订编纂“六经”为教材、运用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等，都被后世立为正规教育体系并沿用数代。

第一，孔子将培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事君尽礼”、“以友辅仁”且“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文质彬彬”的“弘道君子”作为教育目标，认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但他所推崇的“仕”不是单纯的做官食禄，而是通过入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社会，造福于民。

第二，他将“文行忠信”作为教学大纲。所谓文行忠信，清代学者刘宝楠释曰：“文，谓诗、书、礼、乐，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谓弓行之；中心尽心曰忠；恒有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后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与教弟子先行后学文不同。”（《论语正义》）

第三，丰富教学内容。孔子在继承小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基础上，亲自编写修订了我国古代第一套完整而系统的高质量教科书，即“新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我国几千年来教育影响最大、流传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通用教材。孔子认为，此六种教材，各有其独特的陶融价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六种教材各有鹄的，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更注重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古代“素质教育”。

第四，确立教学原则。孔子的教学原则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在社会结构、师生关系和教育体制发生转型时期的改革，而这些而后成为其指导学生学习和

生活的基本原则。如因材施教——关注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个性差异；循序渐进——注重学生的阶段性量力性发展；教学相长——倡导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诲人不倦——厚载教师的职业道德。

第五，革新教学方法。中国传统哲学关注如何完善人的生命本性^[7]，孔子倡导采用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讨论式、和乐式、游历式、案例式、比较式、探究式、情景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认为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愠，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此外，“行”是孔子考查学生学习效果的最主要途径：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这种集言、学、思、行于一体的综合施教的教学方法，更加体现出他对学生的客观评价和人文关怀。

五、创新中国教育去：宗教化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对一种不可见的超人力量之承认^[8]。在氏族公社时期，原始宗教活动极为普遍，有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巫术占卜等多种形式；夏商时代，尊天奉神，强调“天命神授”；西周继承了殷人占卜和“天命论”，但又进一步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孔子继承并改进了西周的“天命观”，赋予“天命”以人文伦理品格，将“天命”从一直以来的宗教体系中分离出来，仅限于自然规律、社会秩序、人文伦理的范畴之内。这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学校教育的非宗教性和后儒思想中的唯物因素以及鬼神迷信一直难于进入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等具有根深蒂固的抵抗作用。

在当时，迷信鬼神是社会的普遍风气，孔子不便公开反对鬼神之说，但从侧面表明了自己对这种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态度。他“敬鬼神而远之”，并提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论点。通过“人”与“鬼”、

“生”与“死”的辩证分析，告诫弟子应注重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现世人生价值的探索，而不能沉迷于虚妄的鬼神之幻境。孔子不迷信鬼神，但对祭祀之事则虔诚极敬。他认为，祭祀并不是寻求对祭祀对象

的感应与庇护,而是表达对祖先、亲人发自内心的敬意与感念,以寄托哀思、净化心灵,是“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国语·楚语》)的实际需要。

古人对于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四季交替、风雨雷电、日食月蚀等现象,都视为宇宙间的主宰——

“天”的意志与力量的驾驭。孔子承认存在着不为人所知、超越人事、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或秩序,但将“天”视为一个自然时空,认为四季更替、万物生长等现象是这个开放时空中的自然现象,其运行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人也是处在一个规律性时空中,人的生老病死、贵贱荣辱,亦是生活环境与自身努力、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孔子认为“天”含有天道、天理、天命的意思,是指人类社会存在所应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倘若违背了人类社会必须的共同的准则,将为世人所不耻、不容。孔子对“天命”的认识更接近现实,富含人事与伦理的意蕴,旨在教育人们,靠祈祷是没有用的,为人处事重在怀仁德、守义礼、为善事、洁品行,“天命”是关乎使命与责任的“君子之道”。

孔子在教育上的“去宗教化”,不仅对后世的中国教育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中,专家学者和人民大众之所以能够免受西欧那样的“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甚至生命残害,应该说与孔子理性地倡导并践行教育去宗教化是分不开的。

纵观孔子的教育言行,他在两千多年前即对中

国古代开启了教育大众化、社会化、私立化、系统化、去宗教化等方面的创新性思想和实践。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而不能。”可见,孔子高超的教育艺术令人望其项背。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今天,重温儒家学说的一系列相关论述,重评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开创地位,仍然不乏启迪和教益。孔子的学校教育体系,在当时已初具现代学校系统之雏形,既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和个体需求,又符合了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可谓奠中国春秋时代知识下嫁、百家争鸣之基石,竖后世学校教育规范、学术创新之镜鉴。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5:43.
- [2] 叶赋桂.教育社会化——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谈起[J].江苏高教,1999(2):21-25.
- [3] 张崇善.当代世界教育社会化发展探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6(5):23-28.
- [4]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75.
- [5] 张宝昆,施彦岑.中西方私立教育起源及意义的比较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70-74.
- [6] 张秉楠.孔子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156.
- [7] 高清海.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02(1):53.
- [8] 周圣来.谈“宗教”一词的来源及衍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14-119.

Confucius: The First Man to Make Innovatio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HAN Meng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nfucius proposed many innovative education thoughts, speech and practice. He opened a new era of Chinese ancient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e proposed many advance education thoughts, such as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socialization and education systemization. These advanced thoughts not only had brought a great influence at that time, but also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at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fucius;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oughts; educational reform

(责任编辑 李震声)